

顾准的最后25年

拆下肋骨 点燃火炬 在辽远的希腊城邦中感悟理性的孤独
在寂静的夜行中体味智者的寂寞

罗银胜◎著

盖棺定论





顾准的最后25年

罗银胜◎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顾准的最后 25 年 / 罗银胜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7

ISBN 7-5034-1667-X

I. 顾... II. 罗... III. 顾准 (1915~1974) 一生平事迹 IV. K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2081 号

责任编辑: 韩淑芳

封面设计: 80 零·小贾 + 苏磊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101402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10 千字

印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34-1667-X/K · 1123

定价: 2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敬文东

20 世纪的中国一方面多灾多难，一方面又充满了变数和希望：这两者都绝好地汇聚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知识分子是 20 世纪中国的标本，解剖知识分子就是解剖 20 世纪的中国；分析知识分子，就是分析中国的 20 世纪。这就是我们这套丛书能够得以存在的最大理由，也正是这个理由，能保证读者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认真地审视中国的 20 世纪和 20 世纪的中国。

在这些知识分子群落中，有作家、诗人、历史学家、翻译家、哲学家、思想家；有革命斗士、自由主义者、新儒家的代表，也有汉奸文人。他们的

命运折射了中国的命运。他们都有过属于自己的辉煌历史，也有过属于自己的耻辱和充满变数的命运。但无论是辉煌历史、耻辱还是充满太多变数的命运，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入口处回望前尘和来路时，我们就会发现，一切都不再单属于个人，一切都将、都已永久性地属于20世纪的中国，属于中国的20世纪。

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他们的心路历程，不是为了向历史撒娇，更不是为了向历史索赔，甚至不是为了简单地证明谁对谁错，而是为了保证今天和明天的我们活得更理智、更聪明、更幸福、更踏实。先人的错误或光荣如果不能被我们清楚地分辨，我们就是不合格的子孙，20世纪的遗产如果不能被有效地清点，21世纪就有可能变成变了形的20世纪，时间就有可能在流动中处于静止的状态。我们再也不需要这样的悖论，而我们曾经确实受制于这样的悖论。事实上，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拥有晴朗的天空，我们还没有全方位地愧对先人，靠的就是我们对遗产的清点，对错误的洗涤，对光荣的分辨。

我们并不是注定热爱遗忘的民族，只是有些事情我们羞于提及，宁愿将它埋在内心的最深处；实际上，我们是热爱在内心深处进行考古研究的民族，因为那些深埋内心的事情总是被我们一次次地咀嚼，无论是午夜梦回还是其他一些独处的时刻。尽管发掘过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指向光辉的前程，但这也同样不能从逻辑上证明我们的内心考古学毫无意义，也没有能力宣布内心考古学完全失效。这套丛书不过是内心考古学偶尔的文字表述而已。它仅仅是冰山理论的一个小例证罢了，因为还有更多的东西来不及出土。任何一个公正而心怀善意的读者都将不难看出，这里边没有哀悼，没有凭吊，没有唁电，也没有其他任何不良爱好，反抗遗忘、指向未来、歌颂美德和力求聪明，才是内心考古学的本意。我不敢说这本意已经得到了完美的实现，但本意被表达出来却是这套丛书追求的首要目标。其他的一切都是后置性的东西。事实上，不带偏见的读者肯定会发现，这套丛书中的每一本的最后一页，遗忘都被击倒在地，内心考古学和本意却悄然站立了。

反思成了内心考古学的第一要务；但反思必须建立在事实之上：它需要反思者具有侦探一样的能力。西谚说，上帝也大不过一个细节。因为只有细节才能证明上帝。同样，反思的正确与否必须要征得无数细节的认同和首肯。因此，所谓的内心考古学，不过是发掘细节。在此，细节的意义要么是不重要的，要么就是意义早已溶解在了至高无上的细节之中。但不能因此认为这套丛书只是细节的罗列和堆砌。鉴于上面说过的原因，它也提供意义。但那是融细节和意义于一体的意义。在这里，所谓意义，是充满细节的意义；所谓细节，是充满意义的细节。这保证了内心考古学的实现，也保证了反思的有效、诚恳和善意，当然还有深度。

感伤是没有用的，悲观主义是一条绝路，积极和乐观才是我们的必需品。反思意味着乐观，内心考古学则指称着积极。没有这样的品质，反思和内心考古学将共同归于失败。这套丛书的作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各自表达了自己的积极和乐观。他们努力将20世纪的一些蛛丝马迹摆在了我们面前，努力将过去了的中国的某些角落摆放在了我们的眼前。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指向今天和未来，所以他们的忧患已经不再是忧患，而是特殊形式的乐观。他们辩证地将忧患和乐观融在了一起。在这套丛书中，忧患是乐观的忧患，乐观则是忧患着的乐观。因此，这套丛书有效地将矫情给最大限度的抑制住了，也将任何性质的抱怨踢出门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正好接续和推演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愿以此与读者诸君共勉。

2005年3月2日



1	第一章 上海的早晨
20	第二章 大都会里的“财税总管”
46	第三章 一夜之间颓倒的“老虎”
58	第四章 攀援的年代
88	第五章 在漫漫中看到的一缕光
110	第六章 不寻常的“风土考”
126	第七章 心灵的放逐
143	第八章 商城岁月
168	第九章 在风暴前诞生的
189	第十章 鲠病之身的烦俗事
209	第十一 从京城到息县



232	第十二章 在辽远的城邦中寻找理性
263	第十三章 风雪夜归人
275	第十四章 著作流布
285	附 录 顾准生平年表
290	后 记



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好似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叙述他的生涯的人所说的：“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底标记。”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

——罗曼·罗兰《贝多芬传》

1

晚春的江南，风景秀丽……

1949年的此刻，顾准却无心欣赏这迷人的景色。他太多的事要做，解放上海的战役即将打响，如何接管大上海，是他彻夜思考的问题。

1949年，无论对中国历史抑或是对顾准本人，都是非同寻常的转折之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顾准自1931年投身革命生涯，从白区到解放区，辗转千里，艰苦卓绝，他将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首任财税行政长官——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

话还得从1949年二三月份说起。此时，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已经开始研究如何接收这座远大特大城市上海，开始遴选各方干部，顾准因其革命业绩和资历，自然名列其中。

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开幕。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顾准听了这个报告的传达，对其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论断，深有感慨。

二中全会闭会的次日，中央召开了安排人事的座谈会。邓小平受中央委托，提出经过酝酿的华东局（包括上海）的人事安排。

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赓、刘晓、刘长胜、曾镜冰、舒同等17人为委员。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中共上海市委：由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曾山、刘少文、陈赓、潘汉年、宋时轮、郭化若、李士英等为委员，饶漱石为书记。

上海市政府：市长陈毅，副市长为曾山、潘汉年及一位非党人士（后为盛丕华）。

华东军区：司令员刘伯承、陈毅、粟裕，政委邓小平、饶漱石、谭震林。

根据华东局在渡江战役前制定的接收上海市的总体布署，原华东财委准备接收上海的全部财经系统。当时做了如下安排：华东财委主任曾山则南下。顾准也随之南下，其原任的财政厅长职务移交给老战友周光春（原山东粮食局长，“文革”后曾任国务院上海经济区办公室副主任）。于是，顾准参加到南下准备工作的行列中去了。

南下准备，就是集中南下干部学习党的城市政策，了解应该接收的单位，初步考虑接收的方案等等。南下干部队伍的集中完成于当年2月底前后，由原华东财委所属的财办机关、财政厅、银行、工商总

局、生产部等及其下设各机构和山东军区后勤部抽调了3000人左右，分为财政、银行、商业、外贸、重工业、轻工业、交通、公用事业、房地产、劳动工资、农林等十余个大队，合并组成“青州总队”^①。这支队伍实际上就是将要接管上海市财政经济系统的精英，顾准被任命为青州总队总队长，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被编在第八大队，专门接管上海市的公用事业部门。

浩浩荡荡的南下接收队伍，在顾准的率领下，有条不紊地从青州出发，由津浦铁路乘车南下，首先驻安徽蚌埠以西的怀远县，进行政策学习和接收准备工作。顾准率部南下途中，什么东西都可以不带，他那两铅皮箱的心爱的书却非带不可。

其时，顾准的夫人汪璧很想和丈夫一路南下，但是，顾准考虑到他们刚添了次子顾南九（即高粱），便安排汪璧与家人，随同家属队伍稍迟一些南下。

怀远位于淮河和涡河交叉口，是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鱼米之乡。同时这里也是新四军与武装自卫委员会的老根据地。青州总队在当地驻军接应下，分别住宿在县城与附近农村。

这时各地来怀远集合的财经接管干部，人数已达3500多人。顾准安排大家分成九个单位学习。主要学习文件有：《入城纪律守则》；上海地下党转来的情报与地方常识；华东局政策研究室编写的《接管城市工作学习提纲》、《新区工作学习提纲》、《城市政策》；华东局前方工作委员会编发的外国传媒介绍国际形势的电讯等等。怀远集训学习时，接管干部都很兴奋，七嘴八舌地表达意见，曾山经常让顾准作概括性发言。顾准很讲民主，新剃了一个安徽“笆笆头”的顾准，坐在一张农家粗木方桌前，总是笑呵呵地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然后进行归纳。他有超群的概括能力，每次都能用逻辑性很强的语言，充分反映争论焦

^①《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13页。

点和各方论据……他很快就能够赢得大家的尊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怀远集训进行得轻松热烈，各个学习点经常传出一阵又一阵欢声笑语。当地革命群众争先恐后地推车挑担，给青州总队送来肥猪、鲜鱼和绿油油的新鲜蔬菜，尽量让大家在进军大上海前吃得好，养得壮……老百姓对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期待与支持，深深地感染了顾准。

4月初，在总前委的指挥下，二野、三野的渡江部队已在长江北岸集结完毕。华东局决定，青州总队于4月3日起，从怀远分四路出发，经苏北宝应等地，宿营于靠近长江北岸的扬州，随时待命随大军渡江。渡江后，接管大上海的各路文武俊杰，将在长江对岸的丹阳会合。

2 丹阳位于镇江以南约50华里处，其战略位置特别重要。由此向东500华里，是蒋介石尚在固守的大上海。它的西面，是刚刚解放的南京。而它的南面，就是茅山根据地和顾准当过专员的东路根据地。这里物产丰富，水陆交通极其便捷……解放与接管大上海的部队，选择这样一个依山傍水、条件良好的军事要冲作为大会师地点，确是无可挑剔的。

顾准环视着丹阳的景色，感到异常亲切：一晃眼，离开老家已经九年了！

丹阳，并不是一座大城市。然而，1949年四五月间这座小城突然热闹非凡。成千的干部从解放区、从北平、香港等地日夜兼程地赶来，一下子变得人多了，拥挤了，忙碌了。来的人，有各纵队穿军装的，也有来自上海穿长衫西装的，真是人来人往，好不热闹^①。其中不少人与顾准都相熟，在街上巧遇，便都紧紧拉着手，笑呵呵地说个不停。由

^①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622页。

于接管上海的各路干部都在丹阳县城集合，一时房屋显得十分紧张。青州总队的三千多名干部，便背着背包，分别住进了学校、祠堂、寺庙和临时草棚。他们摊开稻草当床铺，搁起门板当桌子，一会儿就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

在丹阳，华东局具体决定了接管组织和人事安排，分政务、军事、财经、文教等四个方面编组，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的建制是：主任曾山，秘书长骆耕漠。财政处处长顾准，副处长陈智方、王良。贸易处处长徐雪寒；金融处处长陈穆；工商处处长石英；劳工处处长马纯古；轻工业处处长刘少文；重工业处处长孙冶方；农林处处长何康，副处长李人凤；公用事业处处长叶进明，副处长程万里。

邓小平亲自和陈毅、曾山一起审定了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的名单。邓小平将这个机构称为“人才荟萃之地”。陈毅则开玩笑说，这些精选的财经领导干部“统统都是人精”。

顾准被任命为上海市财经接管委员会财政处处长。他负责的财政处，将要接管的范围很大，包括八个重要部门：即上海市财政局、财政部上海货物税局、财政部上海直接税局、上海市地政局（相当于土地管理局）、财政部驻沪办事处、财政部公债司驻沪办事处、上海市会计处、上海市审计处等。

顾准在丹阳的一个月左右时间中，除了组织学习接管工作的有关政策外，还学习了上海地下党收集汇报的《上海概况》（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情况），让大家对接管单位的情况、特点以及接管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做到心中有数。此外，总队党委还组织部分人员到无锡学习接管财政税务机关的工作经验。

5月12日和13日两天两夜，陈毅听取了青州总队关于财经接管工作的规划和干部学习、人员配备以及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并指示，在接管城市后，在运输供应方面必须迅速调集“两白一黑”（指米、棉、煤）

等急需物资，以利城市恢复生产和保障军民供给。

当时，许多干部都不敢在这样高层次的会议上随便发言。顾准在上海生活工作过多年，是典型的“老上海”。他在讨论会上惹人瞩目地唱了好几次主角，陈毅不断鼓励他充分发挥。顾准那时神采飞扬、口若悬河地精彩发言，譬如，如何恢复工商业生产贸易，如何与各界民主人士联系，如何征收税款、繁荣新上海……至今仍为健在的与会者们津津乐道。他的许多建议，都被华东局及时采纳了。陈毅高兴地夸奖道：“顾准确有‘倚马可待’之才。足见平日的积累！”

5月10日清早，陈毅在大王庙院内召集干部作入城纪律报告。陈毅作报告开门见山：

今天主要讲的是入城纪律和在上海要注意的事情。大家都已经学习研究过接管江南三个文件，有的也测验了，但今天还要讲讲。在丹阳会合后，我们入城的纪律并不好，这样到上海后并无把握，所以重新讲讲^①。

陈毅还生动有趣地讲到上海的接管工作：上海的工人有革命传统，上海有地下党，有各阶层民主人士。大批民主人士到北平，我们还要欢迎他们去上海。我们欢迎他们就是要他们帮助我们搞好上海的接管工作。我们请他们吃饭、坐车，将来他们仍要纳粮上税，要请我们大吃，我们一本万利。有他们配合我们，帮助我们，加上我们自己努力，上海没有搞不好的。没有这点信心，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革命几十年，小小上海还搞不好吗？陈毅在讲话中侃侃而谈，深深打动了顾准等许多人。

^①见《陈毅同志在丹阳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4期。

5月21日，总前委在丹阳发出向上海总攻的命令，历时15天的上海战役终于打响了。

5月24日，三野前沿部队突击进入上海市区。

5月25日晚11时至26日凌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干部，陆续到达上海。这时，除苏州河以北的闸北、杨树浦、江湾、大场、吴淞一带还有零星枪声，沪南的游行队伍却已经涌上街头，和入城的解放军一起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了。

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上海战役的胜利，意义重大而深远。正如1949年5月29日新华社社论《庆祝上海解放》(由胡乔木代拟)所指出的：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欢呼。这是因为，第一，上海是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第二，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上海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所以上海的解放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世界性的胜利。^①

3

1949年5月26日凌晨，顾准一行人由上海西北郊进入市中心区，驻在南京路上金门大饭店。大部分人员就地而卧，以大饼充饥。

^①见《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85—387页。

顾准到上海后迅速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在上海原国民党税务机关工作的地下党员陈新华，满怀喜悦地来到金门大饭店，与顾准会晤。

根据陈新华事后的回忆：顾准在一间不太宽敞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他们。顾准看上去年龄约四十开外、瘦长个子，身着一套半新的草绿色布军装，一张因长期操劳而显得苍白的长方脸上依然显露出军人的刚毅。顾准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浑色的宽边眼镜，那对深藏在黑眉下的眼睛透射出炯炯光芒，使人感到既朴实又亲切。

陈新华等人汇报了地下党在税务局与敌斗争的情况。顾准听完以后，“唰”地一下站起身来，挺起胸脯，向他们庄严地行了个军礼。

他高兴地说：“你们只有四个年轻的党员，在两个税务局内艰苦工作，使税务局全部财产、档案得以完好地保存，你们立了大功。我代表军管会感谢你们，并向你们致敬！”

陈新华等人接着又向他汇报说：“旧机关工作人员对‘接管’思想顾虑很重。过去国民党的新局长上任总带着自己的亲信班底来，不会拍马奉承的人，往往就被裁减或调离。这次共产党的局长来了，大家都怕保不住饭碗……”

顾准听了，脸色严峻得像一片青石，他坚定地说：

“请你们告诉群众，人民政府的税务局长不是反动派的贪官污吏。我这个接管大员是党要我为人民当家理财的。我们靠的是大家，我们都是人民的公仆。只要是一心为人民的，我们不但不会‘裁退’，反而要依靠和欢迎。”

“人民的公仆”，这声音余音缭绕，陈新华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了这如此亲切的话语，都觉得十分振奋。当陈新华等人回去，把新局长顾准要当人民的公仆的话，原原本本传达给广大职工时，那些在旧社会看到局长就战战兢兢的小职员都激动万分，不仅顾虑冰释，更萌生

了全心全意帮共产党做好工作的想法。

接管财政局，是上海整个接管工作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事情。5月27日那天，顾准身穿崭新的细布军装，足登青布鞋，率领朱如言（接管后担任上海财政局副局长兼税务局副局长）、谢祝珂（接管后担任地政局副局长）、蔡兆鹏、彭斌、谢胥浦等接管干部，在武装护卫下来到财政局。财政局地下党纠察队长王伟鼎代表地下党组织向顾准等人表示热烈欢迎，并将顾准引入豪华的局长室。

顾准在局长办公桌前坐定后，地下党支部书记程子嘉，便传唤早已静候在一旁的国民党财政局局长汪维恒，以及主要官员张兴国、俞忠栋等依次上前，按规定移交权力。

这时，汪维恒突然要求和顾准单独谈一会儿，顾准沉吟了片刻，同意了她的要求。汪维恒避开了众人后，才悄悄告诉顾准，他其实是共产党潜伏在沪的情报干部。解放前夕，由台湾赶来上海，在秘密策反国民党上海市市长陈良时，反被陈良委任为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上海银行董事长。

汪维恒告诉顾准，他对解放军来财政局接管，早已做好了各项必要的配合与准备工作，只等接管干部上门。而且，他还有台湾军事设施和美军顾问团的绝密情报，要立即呈送潘汉年本人。但是，他已经好几个月找不到暂离上海的潘汉年了。

顾准莞尔一笑，潘汉年正是昨天才和大家一起从丹阳回到上海的。顾准弄清情况后，便在他办理完交接手续后，将汪维恒所言转报上海市委。不久，经中央社会部批准，汪维恒的身份解密。他随即被任命为上海市地政局局长。从此以后，汪维恒成为顾准的亲密同事。

在短短的时间里，将上海的财政、税务、地政、审计等大权，顺利地交到人民的手中。顾准郑重宣布，旧税务机构的所有职员，除少数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外，一律留用。